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口 12
3278
6

門 口 12
號 3278
卷 6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八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二十年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服曰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　本疏

案往年齊侯取鄆者謂往年經已書取鄆也經于圍鄆之日即書取者穀梁傳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明臣無拒君之義故往年傳書圍鄆經即書取鄆矣其實取鄆在今年故傳從實書之正義曰劉炫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杜云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

昭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購求

者爲公處鄆起若如杜言則傳只次于三月公至自齊之前書
齊人取鄆足矣何必繫月繫日乎傳書月書日明取鄆實在此
月中也

申豐從女賈　賈曰申豐女賈魯大夫　魯世家注同

粟五千庾　賈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　同上

案聘禮記十六斗曰籔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
爲庾論語與之庾集解引包咸周語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
並曰十六斗曰庾一庾十六斗故累五千庾得八萬斗也
然據有異焉　服曰異猶怪也　同上

案白虎通災變引春秋潛潭巴異之言怪也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　服曰出成周也　本疏

案先是王居狄泉郡國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至
是而出故曰出成周也

使女寬守闕塞　服曰南山伊闕是也　御覽四十二元一
統志三百八十三

案水經注伊水篇云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
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
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若然則今監本毛
本作守闕塞誤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守闕塞是也
服本作闕塞知是伊闕之塞故曰南山伊闕陸機云洛有四闕
斯其一焉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服曰平王之庶長子宜申御覽一百四十七

案平王娶秦女爲夫人昭王爲適子下文云子西長而好善是子西爲平王之庶長子史記謂平王之庶弟服杜皆不從當是別有據也宜申子西名

太子任弱　服曰太子任昭王也秦嬴子也其年幼弱同上

案任今本作壬陳氏樹華云哀六年云楚子軫卒則昭王名軫疑壬非昭王或者卽位后改名邪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並作珍蓋傳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貽德按珍爲正文軫則通字珍脫而爲壬壬轉而爲任者則又以壬任通而傳寫誤也秦嬴平王夫人也楚世家云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卽本傳文是古本左氏傳亦作珍也曲禮云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蓋年穉者謂之幼弱矣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服曰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同上

案楚世家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服云故太子卽史云前太子也事在十九年傳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黷也　服曰廢而不立是謂亂國追惡君王也外援謂太子任秦外孫黷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同上

案言若廢太子而不立是亂國之常紀納太子所聘是平王之

惡既葬而復言及是追章其惡也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緦麻三月章外孫賈疏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太子任泰嬴所生故云秦外孫也贖通瀆禮表記注瀆之言褻也晉語瀆其信也注瀆輕也少儀毋瀆神疏瀆慢也然則訓易者猶慢易輕易褻易也

昔文武克殷　服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本疏○諸家本皆然服虔王肅並注云云下句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正義曰

案文王受命詩大雅序文也彼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劉歆作三統厤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厤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

皇甫謐皆悉同之武王伐紂事具泰誓書大傳史記周本紀齊古文牧誓此言武王克殷而上推文王者亦言文王既受命是伐殷之由故文王亦得爲克殷世家所引之文非梅氏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服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魏志武帝紀注

案周本紀言毚之亂宣王匿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是其事也

玩求無度　服曰玩貪也本疏

案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曰玩歲而愒日杜云翫愒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或作規謬也今諸本皆作規石經此處缺段氏玉裁校本作玩是也易繫辭所

樂而玩者釋文引馬注玩貪也說文玩弄也賄或从貝有貪愛之意故賄貪皆從貝

其誰有此乎　服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齊世家注）

案下文景公曰吾以爲在德故知景公自以爲德薄不能久享齊國也無逸述殷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是德盛者能享國久也

（二十七年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本疏）

賈曰二子皆王僚母弟

案下文述王僚弒後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二公子爲吳光之讎當是僚母弟矣又吳世家云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詳史文與傳稍異母老子弱是指王僚言既云子弱又云兩公子攻楚則二子爲僚弟明矣賈據史記爲說故知爲僚母弟也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服曰上國中國也（本疏）

案正義曰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總謂宋

衛陳鄭之徒爲上國耳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服曰察彊弱吳世家注

案爾雅釋詁察審也

楚莠尹然王尹麇帥師救潛　服曰王尹主宮內之政本疏

案正義曰定本王作工是正義本作王矣釋文作工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工作王與正義合孫氏志祖云下文別有工尹壽此當作王尹服云王尹主宮內之政以此尹繫王則於王爲近故知主宮內之政猶周禮之內宰矣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賈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本疏

案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服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吳世家注

案吳世家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所謂此時可以殺王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賈曰上國與中國同釋文○本疏引云上國中國也

服曰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本疏○釋文引祇云上古國也不索當何時得也吳世家注

案正義曰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服以賈言上國

爲中國矣公子光未必近述時人之言故以爲上古之國賢士
所言者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然則其前言皆前之
賢士所言也不索當何時得者皇矣詩其政不獲簒獲得也言
不求之則位何時始得也
我王嗣也我欲求之　服曰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
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　本疏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弟兄迭爲君而致
國乎季子又云闔廬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
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

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若然則謁爲壽夢之嫡餘祭
夷昧季子則謁同母弟僚爲壽夢之庶長子故季子稱之爲兄
矣服據公羊傳爲說云夷昧生光而廢之者言光應爲世子夷
昧廢而不立者欲致國季子故也僚者夷昧之庶兄季子既稱
之爲兄則亦爲夷昧之庶兄矣夷昧卒僚代立夷昧死時季子
外使故僚卽位也光曰我王嗣者公羊述闔廬之言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
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
爲君乎光謂身是夷昧之子若不與季子則王嗣宜立者也吳
世家則曰王餘昧卒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

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
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史文與
公羊傳違異杜據史記故曰光吳王諸樊子也若然則宜曰我
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若據王嗣則光果諸樊之嗣子
僚亦夷昧之儲君既非兄終弟及卽當父死子傳僚之立宜也
光何不平之有而且以王嗣爲言乎信史不如信傳服從公羊
說是也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服曰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吳世家注無若
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史記索隱十

案專諸言其母老其子弱身在則事育之倘無我爲若之何杜

氏云猶言我無若是何當卽本服注正義曰古人言有顚倒是
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恐已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
託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
在若上

我爾身也　服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吳世家注

案吳世家云我身子之身也言爾我不分任其母子之事也

鱄設諸置劒于魚中以進　服曰全魚炙也同上

案知是魚炙者吳世家云置匕首于炙魚之中是也知是全魚
炙者以中可置劒也

鈹交於胸　賈曰交鱄諸胸也同上

案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李注交共也言共交于專諸之胸也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服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同上

案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俊好以至老也檀弓子張云君子曰終注事卒爲終季子謂待年壽是天所命者以待其卒事而已

復命哭墓　服曰復命于僚哭其墓也　同上

案聘禮曰君若薨歸執圭復命于殯注復命于殯者臣子之與君父存亡同又曰與介入北鄉哭是君薨後而歸有復命入哭之事今僚已葬故復命而哭其墓也

取五甲五兵　服曰兵戟也　本疏

案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穀梁莊二十五年傳陳五兵注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匡謬正俗云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劒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鍛若然五兵之器不一正義曰此云五兵當是一種器耳服以兵爲戟者司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後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正義曰謂圍守皆

用戈戟助之若然則除弓矢殳矛是偏用之故知所陳者當是戈戟說文戈平頭戟也方言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間謂之戈然則戈者戟之平頭者也戟者戈之無刃者也戈戟同類故言戟足以包戈呂覽愼行述此事曰令尹好甲兵高注亦曰兵戟也遂弗熬也令尹炮之　服曰民弗肯熬也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本疏

案知鄢將師稱令尹使炮燔之者以令尹不過將師告之其攻卻氏且熬之皆是鄢將師矯令尹命爲之下文沈尹戌曰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是也

使宰獻而請安　服曰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當如

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本疏

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此君燕臣請自安之禮服謂此請安當如彼文齊侯使宰代司正請魯侯自安也鄉飲酒禮亦有請安之文服不引彼證此者以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今齊侯既使宰獻明以臣禮待魯侯矣則此請安當如燕禮之命司正請安非鄉飲酒賓主請安之禮矣杜云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按燕禮是君燕臣之禮公必在坐齊侯即以臣禮待魯侯何容不在坐杜氏謂不在坐非也

(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生女黮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　服曰黮黑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言其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元妻　詩君子偕老疏

案說文彡稠髮也詩曰彡髮如雲或作鬒今詩作鬒疑此傳亦作鬒作黮者涉下黑字而誤耳說文無黮字二十六年傳有君子白皙鬒鬚眉亦作鬒不作黮髮美爲鬒卽稠髮也髮稠則美也毛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毛取此傳爲說服亦引彼詩又取毛傳爲說故曰言其美長而黑也

貪惏無厭忿類無期　賈曰惏者食也服曰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也　本疏

案惏卽婪說文婪貪也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讀若潭又河內之北謂貪曰惏从心林聲是散文惏卽貪若對文則惏爲者食離騷眾皆競進以貪婪兮王逸注曰愛食曰婪是也忿類之類杜本作顙注云顙戾也釋文服作類云忿怒其類者服就其本釋之也桑柔詩貪人敗類傳類善也毛意以敗爲毀謂貪人毀敗其善也服本彼爲說忿怒其類忿怒其善也饜與厭同晉語屬厭而已注厭飽也以饜其私言飽其私欲也呂覽懷寵徼欲無期注期度也故曰無期度也

心能制義曰度　服曰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撰度事也　詩皇矣疏

案周禮大司徒知仁聖義忠和注義能斷時宜禮記祭義云義

者宜此者也法言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白虎通情性篇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爾雅釋言揆度也史記律書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若然則以心裁斷使事得宜是爲善揆度矣

德正應和曰莫　服曰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譁譁也　同上

案此傳釋莫其德音之意詩正義曰德正卽德音故服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以正卽音也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通典引周禮師氏馬注云在心爲德身心皆屬於己故曰在己曰德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卽於外謂之音然則德之施行於外亦爲音矣鹿鳴詩曰德音孔昭惟施行在外故曰昭也發號施令祭統文天下皆應和之者正義曰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卽此義也莫詩作貊樂記引詩亦作莫爾雅釋詁貊嗼定也郭云皆靜定譁譁不靜之貌

照臨四方曰明　服曰豫見安危也　同上

案言知四方安危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自誠明謂之性是豫見安危爲明矣

教誨不倦曰長　服曰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

同上

案孟子曰誨人不倦仁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傳曰供養三德曰善則善道德之總名言能道德教人而不懈倦故曰長矣

慈和徧服曰順　服曰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同上

案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賈子道術惻隱憐人謂之慈是以上愛下曰慈矣禮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非中不生故曰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者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君人者能以此爲治則祭義曰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所云天下徧服信而順之由此道也

擇善而從之曰比　服曰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上

案齊語比校民之有道者注比比方也然則比方猶比校矣廣雅釋詁損減也益加也說文宜所安也比校古今減之而得所安是擇善也

經緯天地曰文　服曰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同上

案正義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天隨天所爲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爲文也

二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服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魯世家注

案大夫稱主者周禮太宰主以利得民注主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注主大夫君也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武曰主是謂矣成鱄謂魏獻子曰主之舉也並稱大夫爲主晉語再世以下主之注亦云大夫稱主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喪大記大夫君不迎于門外正義曰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若然則主者大夫之通稱君者又有地之通稱此稱主君是比公于大夫也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賈服曰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賈義見夏本紀注○服義見本疏

案豢說文作豢云以穀圈養豕也禮樂記夫豢豕爲酒注以穀食犬豕曰豢楚語劒豢幾何韋注淮南時則訓案劒豢高注皆云穀養之者皆曰豢御亦養者正義曰養馬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乘　服曰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本疏釋文河漢各二服云河漢各二乘

案儀禮大射儀司馬師坐乘之注乘四四數之孟子發乘矢注乘四也既夕記獲矢一乘注四矢曰乘檀弓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釋文四馬曰乘方言四雁曰乘龍稱頭猶馬稱匹也故以乘龍爲四頭河漢各二乘合四乘十六頭也

其後有劉累　服曰後劉累之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夏本紀注

案隱八年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天子立有德爲諸侯有賜姓之事如世本謂舜爲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昭八年傳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此劉累本陶唐之後本有舊姓及劉累夏時爲諸侯夏后復賜姓爲劉猶周賜舜後爲嬀姓也御龍是氏史記夏本紀曰姓非也漢書高祖紀姓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言自劉累始得劉姓也以更豕韋之後　賈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同上

案賈以元年傳唐人是因明劉累在孔甲時本封實是大夏豕韋至湯始伐孔甲時未嘗滅亡不得更代知此傳云更豕韋之後者非指劉累特承賜氏之下終言其後之在商者耳故云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也祝融之後封于豕韋者指彭姓之豕韋也鄭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是豕韋爲祝融之後也云武丁滅之者鄭語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韋昭曰豕韋彭姓之別封于豕韋者殷衰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殷本紀帝小辛立殷復

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易稱高宗伐鬼方詩殷武稱撻伐荆楚武功爲甚若然豕韋爲伯于帝乙之時而當滅於武丁之世劉累之後實更其封故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夏后嬰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　賈曰夏后既嬰而又使求致龍不能得而懼也　同上

官宿其業　服曰宿思也今日當豫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　本疏

案說文宿从宀佰聲佰古文夙从㐬早敬者也佰古文夙从人百宿从此故周書寤儆戒維宿注宿古文夙若然雖夕不休所以思也論語子路無宿諾集解宿猶豫也今夕豫思明日之事所由早敬也如家人宿火漢時俗猶漢書召信臣傳言蘊火矣

鬱湮不育　賈曰鬱滯也湮塞也　本疏

案正義曰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

木正曰句芒　賈曰總言萬物句芒祀于戶　本疏

案古音亡明相近　書盟諸亦作明都史記孟卯國策作芒卯詩言采其蝱說文引蝱作蓫蓫明之聲也故白虎通五行篇曰句芒者物之始生芒芒之爲言萌也是句芒卽句萌矣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賈言萬物句芒知木正取名

以春氣極盛言也杜云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豈春氣所達僅在木乎不如賈萬物之賅備矣正義曰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按孔說非也以木爲主而獨舉木則金之神曰蓐收能曰金之蓐收乎此不可通也云句芒祀于戶者此賈分言五祀之祭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後鄭曰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于木該爲蓐收食于金脩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

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是鄭以爲五官之祀當在四郊四方賈謂祀于戶竈等祀者白虎通五祀云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是戶竈等祀爲五祀之正名此傳云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祭五祀時五行之官亦得祭之故曰句芒祀于戶也月令其祀戶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火正曰祝融　賈曰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祝融祀于社 同上

案白虎通號篇說祝融云祝者屬也五行篇釋祝融云屬續也史記楚世家命曰祝融集解引虞注祝大也鄭語故命之曰祝融韋昭曰祝始也是祝無定義賈云祝甚者亦大義也御覽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亦曰祝甚詩既醉昭明有融鄭語云以淳耀惰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是融為明也月令曰其祀竈注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金正曰蓐收　賈曰蓐收祀于門 同上

案月令其祀門注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俎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水正曰元冥　賈曰元冥祀于井 同上

案月令作其祀行呂覽孟冬紀亦作行注或作井冬水王故祀之也淮南時則訓作其祀井白虎通五祀篇引月令亦曰其祀井則賈云祀井者呂覽注所云或本也白虎通又云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一說井以汞或曰井以魚

土正曰后土　賈曰后土祀于中霤同上

案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遂濟窮桑　賈曰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曰窮桑本疏服曰窮桑顓頊所居路史國名紀八

案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曰少帝名摯字青陽降居江水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又引古史攷云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賈云處窮桑以登帝天下號爲窮桑者爲少皞正義曰賈

以濟爲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服以少皞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且云世不失職則指其後世而言故以窮桑爲顓頊帝王世紀云顓頊始都窮桑後徙桑丘是窮桑曾居之矣

有烈山氏之子　賈曰烈山炎帝之號本疏

案祭法作厲山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又曰本起烈山或時稱之一號是烈山爲炎帝號信矣杜以爲神農世諸侯案祭法魯語並云

有天下則非諸侯明矣烈山卽神農先儒之說同然則不得云神農世諸侯明矣劉炫規杜宜也

遂賦晉國一鼓鐵　服曰鼓量名也曲禮云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本疏

案鼓量名者曲禮注云量鼓量器名管子地數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禮釋文引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若是十二斛十二石之鼓則不得操不得以樂浪人所呼當之故鄭僅曰器服曰量名不言所容之數荀子富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與盆並舉斯爲然矣廣雅釋器云斛謂之鼓小爾雅衡云石四謂之鼓蓋鼓無定數也引曲禮者證量有鼓名云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者謂遍賦國中也正義曰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惟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甯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杜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治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衆人鼓石爲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按孔規服非也禹鑄九鼎貢金九牧刑鼎雖微賦鐵鑄之猶貢金意也其不以權衡鈞石計者以鼓之屬量器微者卽家賦一鼓財不費而易集周禮桃氏治氏備于考工月令審五庫之良金鐵具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兵器注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內府掌受良兵良器若然凡器物之財皆徵于民今趙鞅荀寅藉兵役之需初賦錢以爲役器而藉以鑄刑鼎故傳爲因上生下之辭而曰遂也是家賦一鼓何嫌多乎杜云今晉國各出功力若是各出功力其鼓石爲鐵無論鼓石之義爲傳文所無卽云各出功力其鼓當云役不當云賦當云役國人不當云賦晉國矣且鼓冶卽下文鑄字果如杜云當云一鼓鐵爲刑鼎足矣何容曰鼓曰鑄以重疊其文乎既云鼓石爲鐵又云計令一鼓已足迂折其詞傳意逾晦自當以服說爲長

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　服曰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因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

國本疏

案襄二十九年經書公在楚傳曰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若然則史例公在外于春王正月必書其所在之地所以解釋不朝之故也今昭公無爲君之道季氏不善公之所爲（淮南子脩務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注非者不善之詞）故于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皆缺朝正之禮而史不釋言之者季氏不肯也孔子春秋之時當補書之而亦不書者所以明季氏之罪耳此年書公在乾侯其書者何以往年公如

晉次于乾侯既不能入晉又不能返國季氏閔公之內外交困因于此年歲首書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之禮明猶以爲君也事君如在國二十七年傳文

（三十一年）傳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服曰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

本疏

案傳文言不絕季氏則賜之死者是賜之不使死也既不使死是晉君以死賜季孫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曰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服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

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童子注疏本作老童此从惠校行歌象楚走吳姬姓曰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　周禮占夢疏

案十一年傳萇宏曰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至十三年公子比弒靈王蔡侯廬歸于蔡是十三年歲在大梁歲星十二年而周天周而復始二十五年復在大梁由是而遞推至此年歲當在大火而服云是歲歲在析木者馮相氏賈疏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

賈服古義考補正 卷十八

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市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
辰市以此而計之十二年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
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市故也然則厤有超辰之法故服于
三十二年傳注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應在
鶉首超之則在鶉火矣由是二十七年復在鶉火由鶉火遞推
之則是年歲在析木矣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明年傳曰越得
歲是歲在星紀則此年在析木矣後六年在大
梁者三十二年歲在星紀定元年歲在元枵定二年歲在娵訾
定三年歲在降婁至定四年則歲在大梁自此年數至彼年爲
後六年也大梁水宗者漢書五行志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
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服取彼爲說也十一月
日在星紀爲吳國分者賈公彥占夢疏曰問曰周之十二月夏
之十月日夏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
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日在星紀者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爾
雅釋天星紀斗牽牛也爲吳國分以星紀爲吳分野也楚之先
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者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
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
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卽卷章據史記是老童爲顓頊之孫
然鄭語夫黎爲高辛氏火正韋昭曰顓頊生老童與服同則老
童爲顓頊子當有古籍可徵也楚之先旣曰老童則所夢之童

子爲楚象矣行歌象楚走哭者易中孚曰或泣或歌是歌哭同類故轉以歌爲走哭象也姬姓日月在星紀者爾雅星紀斗牽牛也郭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是月斗柄建子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爲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若然則周時冬至日在牽牛爲星紀之中則斗值星紀之初用是爲十二次紀首是姬姓日月在星紀者謂姬姓日月之次起于星紀也星紀之分姬姓吳者以星紀爲吳越同分其應姬姓則惟吳耳越據鄭語是羋姓據吳越春秋爲姒姓

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者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伐郯之役始見於春秋自是以來入州來圍巢戰于長岸敗于雞父互爲侵伐靡世不有吳楚怨已深故楚衰則吳必得志今夢楚走去其國其所以致楚之走者必吳故曰吳其入郢郢楚之都也吳屬水者淮南子天文訓北方曰元天其星須女其言星部地名曰須女吳須女在北爲吳分星北方水位是吳屬水猶商主火也水數六者月令冬其數六十月水位者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又曰太陰見于亥故十月爲水位也數六故主六年夏之十月爲周十二月此年十二月計去後六年十二月當入郢矣下文云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故云有適而食

吳終亦不克者卽下文云火勝金故弗克也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　服曰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尾尾爲亾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同上

案後六年定四年者釋史墨所言六年也十一月閏餘十七者指定四年十一月閏所餘之數也閏在四月後者以四年經有四月庚辰若四月後不置則十一月不得有庚辰乃入郢在十一月庚辰是彼年在四月後置閏杜氏長麻定四年閏十月是閏在四月後矣其十一月晦晦庚辰者釋名釋天云晦月盡之名言庚辰爲十一月晦日也杜以庚辰爲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月大故以辛巳日爲晦以服說相較差一日或服以是月爲小耳知入郢在立冬後者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以夏正言之其時未得立冬以前有閏月則節氣當超前且晦爲月盡知庚辰在立冬後矣服以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與史墨曰及此月之言不應惟幷閏數之且月盡則雖是十一月節氣實在十二月矣乃與史墨之言相合故曰復此月明此年十二月至後六年十二月而復也釋天大辰房心尾也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晉語且以辰出而以參入注辰

大火也月令章句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爲蒼龍之體南角北尾角卽龍角尾卽龍尾服故謂辰尾爲龍尾矣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此時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下文云庚午之日日始適服合之以證庚辰者以庚與庚配辰尾之辰爲星庚辰之辰爲日二辰實不同而名相配故知入郢當以庚辰焉一曰尾爲亡臣者御覽星部引詩緯氾歷樞云尾爲逃臣逃卽亡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者子胥楚亡臣吳用其三師以肆之計楚於是乎始病易繫辭下云天垂象聖人則之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服曰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同上

案適譴謫也昏義云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此始見適在庚午天文訓丙丁巳午火也庚辛申酉金也白虎通五行篇精勝堅故火勝金是午火應克庚金而反有適謫爲變氣故不能克矣晉自文襄以來霸于諸侯會宋之後與楚亦稱同盟吳是遠夷將伐晉之同盟故夢發于執政之卿此服于傳終言簡子得夢之由

〔三十二年經〕取闞　賈曰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本疏

案四年傳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賈曰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本疏

案傳稱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則此時爲盟而經書會而不書盟以昭公蒙難在外仲孫何忌與會而不與盟故史不書盟

傳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服曰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　周禮保章氏疏

案下文越得歲而吳伐之故史墨測天象而論之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者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淮南天文訓歲星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者晉語蓄力一紀注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史記天官書歲星一曰紀星又云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史言古今之大數故以三十百年五百爲三紀此論休咎之已徵不過歲星三周而止三者天地人之數者說文三天地人之道也凡言三者皆具天地人也故周語紀之以三韋昭注三天地人也易豐

三歲不覿干寶注三者天地人之數也故星紀三周至元枵哀公二十二年滅吳者謂歲星至定十二年爲一周至哀八年二周至哀二十年三周由是二十年復在星紀二十二年在元枵而越滅吳計自此年至彼爲三十八年故史墨曰不及四十年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賈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本疏服曰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

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周禮保章氏疏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案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者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是歲星所居之次其國必受福也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者天官書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若然吳越同在星紀之分今歲在星紀是吳亦得歲可以罰人特不可伐同得歲者若同得歲則先舉兵者受其禍矣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者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云越得歲則知歲在星紀矣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者蔡復在十三年知是年歲在大梁者以十一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囚是蔡復之年爲歲在大梁矣距此十九年者由昭十三年歲在大梁以歲行一次歷數

歲之所次則距此十九年當歲在析木而歲在星紀者正義曰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按此歲有超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服知此超辰在此年者三統厤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服以此年爲龍度天門超一辰矣馮相氏疏曰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也天門在戌者馮相氏疏曰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爲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

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于戊歲星亦應沒由度戊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者越次在十五年故今年得歲在星紀也龍東方宿者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木是東方之宿也爲天德之貴神者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馮相氏疏云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注云太陰謂太歲天文訓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乙或曰太陰是太歲與歲星相應是爲天之貴神同也天官星占歲星蒼帝之長有人君之象是爲天德之貴神矣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卽天官書說也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者與賈說同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曰得歲者引鄭君說也正義引鄭氏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是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　服曰史墨晉史蔡墨魯世家注

案晉史晉太史也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　服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同上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九

嘉興李貽德學

定公

(三經)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賈曰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本疏

案公卽位已二年至此始朝晉故以爲緩朝經書至河乃復必晉人辭之故不入晉朝晉而來而不能入是失所矣宜諱之而不諱者所以罪已也

(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　賈曰色如霜紈本疏

案今本作爽正義曰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是賈本作霜

紈者說文紈素也漢書地理志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冰紈即霜紈也言此馬色似之故以爲名正義引馬融曰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淮南說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注練白也云羽如練則馬本亦作霜也

四年傳 嘖有煩言　賈曰嘖至也本疏

案說文嘖大呼也荀子正名嘖然而不類注嘖爭言也嘖與賾同正義曰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謂見其至深之處賾亦深之義也按易釋文云賾京作嘖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服曰謂會同詩黍苗疏

案服以上言嘉好之事故云謂會同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謂合諸侯命事爲會合諸侯命政爲同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周之正禮會同皆君自行此兼及卿行者春秋時卿亦有與會同之事故有旅從之制

將長蔡於衛　服曰載書使蔡在衛上管蔡世家注

案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瀆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謂之載書此書當書盟者之名名以國之大小爲長次今晉將加蔡於衛之上史記管蔡世家云蔡侯私於周襄宏以求長於衛

蔡叔康叔之兄也　賈曰蔡叔周公兄本疏

案史記管蔡世家敘武王同母弟十人以蔡叔爲周公之弟此

當別有所本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則蔡叔爲周公兄明矣此傳言蔡叔爲康叔兄而注云周公兄者書康誥乃洪大誥治疏云鄭元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而稱康叔曰朕其弟小子封是康叔爲周公弟也康叔既爲周公弟明蔡叔爲周公之兄康叔亦當稱蔡叔爲兄矣

備物典策　服曰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本疏

案正義曰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織扇之屬備賜魯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旌大呂　賈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也通帛爲旌析羽爲旌大呂鐘名衛世家注

案云大路金路者周禮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無錫有鉤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晝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故知大路爲金路也少帛雜帛者司常云雜帛爲物注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以下有旌爲通帛則此少帛爲雜帛矣綪茷大赤者禮記雜記注引傳作綪旆詩六月白旆央央彼疏曰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左傳曰綪茷旌旆按此則綪或作綪杜云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則杜本亦作綪爾雅釋草茹蘆茅蒐郭注今之綪也可以染絳綪是大赤說文綪赤繒也綪可染赤故綪得或作綪正義曰茷卽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旂身旆是旂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卽今之紅旗通帛爲旌析

羽爲旌並司常文旃彼文作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節
析羽五采繫之於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正義曰然則大
赤卽是旃也於綏萬之下更言旃者萬言旂尾旃言旂身圓其
文故具言耳大呂鐘名者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鐘皆以律
名名鐘知此大呂姑洗皆鐘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
焉

康誥　服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是也漢書武帝紀注

慧聞王室　賈曰慧毒閒亂本疏

案杜云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說文
慧毒也引周書云來就慧慧

無始亂　賈曰無爲亂始御覽三百九十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服曰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弟也本疏○釋文引云畀我季芈之字

案釋文引服云畀我季芈之字稱季則其字也不得更字畀我
釋文字當作弟季芈已許嫁何以又適鍾建正義曰蓋遭亂夫
死而改適鍾建耳云畀我季芈弟者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
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然則男稱女爲姊
妹若女稱女亦可爲兄弟矣至其同事一夫則後生爲娣公羊
傳曰娣者何弟也故其未嫁也則稱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賈曰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

使奔吳師驚却其眾使王得脫本疏

案燧說文作㻞云塞上亭守邊火者㻞篆文省史記周本紀幽王爲燧燧是㻞又省作燧一切經音義十引世本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禮有金燧木燧以其可鑽火取火故曰燧然則賈云火燧直燧是火也說文象長牙鼻南越大獸正義曰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蓋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知以火繫象尾者史記田單傳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

穴夜縱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按田單去楚昭不遠當祖其燧象遺法彼束葦於牛尾則此以火繫象尾可知矣

王奔卽　服曰卽楚縣吳世家注

案宣十一年傳因縣陳言以陳爲楚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言滅九國以爲縣是楚名邑都爲縣其縣宰皆稱公如申公葉公蔡公者也下云卽公辛則卽爲楚縣矣釋例土地名云卽江夏雲杜縣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自注卽鄉楚卽公邑是卽在竟陵非雲杜續漢書郡國志竟陵有卽鄉注左傳桓十一年卽人軍蒲騷下文云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杜云江夏竟陵縣有臼水自卽奔隨涉之則卽在竟陵明矣若雲杜之卽本作邵

應劭注地理志雲杜云今邔亭是也

平王殺吾父　服曰父曼成然楚世家注

案殺成然在昭十四年

以王奔隨　服曰隨楚與國也吳世家注

案桓六年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班氏自注云故國云楚與國者下文隨人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是隨爲楚與國也哀元年經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爲人私屬不序於宋

盟也是隨爲楚與國久矣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服曰楚大夫王孫包胥楚世家注

案傳稱申包胥而服云王孫包胥者國策楚策稱包胥爲棼冒勃蘇吳師道云棼冒卽蚡冒史記楚世家熊眴立是爲蚡冒包胥以棼冒爲氏是蚡冒之後爲王孫吳語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又曰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亦稱包胥爲王孫也

五年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賈曰稷楚地也同上

案顧氏棟高曰當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六年傳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　賈曰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本疏

案正義曰蓋衛文公鑄此鼎也昭兆寶龜者兆說文作𠂤云灼

竈坼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濼釋文云兆亦作𠓛是兆是竈坼
質言之則竈亦爲兆漢書文帝紀注引應劭曰兆文選劇
秦美新曰神卦靈兆注亦以竈爲兆矣正義曰成公新得此竈
蓋以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爲昭兆
於是乎遷鄀於郡　服曰郡楚邑　吳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爲湖廣襄陽府之宜城縣所謂鄢鄀也以江
陵爲紀鄀故謂此爲鄢鄀史記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鄀楚恐
北去徙都郡實當春秋定公之六年吳入鄀後之二年矣因仍
謂之鄀故左傳曰遷鄀於郡也今縣西南九十里有故郡城
七年經　九月大雩　賈曰旱也　水疏

案雩有常雩有旱雩常雩者傳稱龍見而雩是也旱雩者周禮
司巫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上文經書大雩此復大
雩與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同彼傳云旱甚也則此
兩雩亦是旱甚傳不言者以文見於彼可據彼以明此故不發
傳若是常雩一秋不得有兩雩之理杜云過也恐非經意
傳齊人歸鄆陽關　服曰陽關魯邑　魯世家注
案昭公時齊人取鄆以居公前年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則是叛歸齊矣至是齊人歸於魯襄十七年傳師自陽關逆臧
孫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
八年經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賈曰還至不月爲曹伯卒

月　公羊本疏

案還至不月者桓二年經書冬公至自唐又莊二十四年秋公至自齊僖六年冬公至自伐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宣五年夏公至自齊七年秋公至自伐萊八年春公至自會襄十年夏公至自會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其桓十六年經書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也僖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傳曰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是或行禮或飾諱書月非是則還至不書月者多今書月者為下文曹伯露卒當書月而公至自齊適在其前故月之實為曹伯卒月也

從祀先公　服曰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　禮記禮器疏

案僖公逆祀在文二年禮記禮器疏云按外傳云躋僖公弗綦曰明為昭其次為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躋僖公為昭閔公為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服是同國語之說公羊董仲舒說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為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為昭非昭穆也

傳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服曰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　儀禮大射儀疏

案呂覽尊師得之無矜注矜自伐言志目非其實然不過僞辭以自伐耳

主人出師奔　賈曰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本疏

案杜云攻邾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正義曰今杜必異於賈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以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麋正之人是賈言非也按師中奔皆是奔敗如杜所云傳當云使後師助之攻不當云師奔也云師奔明是魯師奔走而卻退也至下文云猛在此必敗正是陽虎見師已奔詭辭自解故傳云陽虎僞不見再猛者若遣師助之則猛因虎激反逐麋巳人當有繼者何傳云猛逐之顧而無繼明師盡先奔故反顧而後無繼者也傳文甚明孔反謂賈爲非失之恭寬謹案賈氏但言奔走卻退此釋經師奔之文未嘗言敗正義殊不瞭本疏

魯於是始尚羔　賈曰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本疏

案周禮大宗伯曰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周禮於典命敘孤四命而曰以皮帛其下敘卿大夫命數而不詳所執以羔雁之摯已見

大宗伯文故不複述其孤執皮帛亦見大宗伯文而與命必複言者所以舉一以示例言孤四命以皮帛則卿三命以羔大夫再命以雁不必煩言而自見矣賈舉周禮而約其文故兼言其命與摯也孔氏駁之曰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貢何以計命高下妄稱禮乎孔氏此言直未明典命之文妄加駁斥耳知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者以其舞用八佾斂用璵璠事事僭禮則其平時執摯必廢卿羔之禮而用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及見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大國之卿尚守典禮而趙簡子中行文子且以卿而執大夫之摯相形之下不敢僭侈於是始復禮而用羔焉杜

云大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按五年傳仲梁懷曰改步改玉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玙璠祭宗廟豈爲君行事佩君玉尚優爲之獨於所執之摯反就大夫以自卑乎至於羔尊雁降禮有明文豈有秉國之政未詣典故至此始知羔之尊貴乎且尚者上也惟始貴皮帛而賤羔今見大國之卿皆詣禮制因亦遵循故曰始尚羔也

九年傳載蔥靈寢於其中　賈曰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本疏

案說文輜輜軿衣車也軿車前衣也車後爲輜釋名釋車曰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軿車軿屏也輜軿之形同有邸曰輜無邸曰軿宋書禮志引字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

轅者謂之輈是輈軿析言之則有前衣後衣及有邸無邸之別渾言之則同故說文又曰軿輜輈也列女傳齊孟姬曰立車無軿非敢受命釋名軿車四面屏蔽婦人所乘軿車直衣前蔽云四面有蔽兼言軿車也漢書霍光傳昌邑王略女子載衣車然則輜軿載衣物可臥息爲婦人所乘故陽虎寢於其中而逃僞託爲婦人也云有蔥有靈者明衣車所以名蔥靈也蔥从艸悤聲蔥者囪之古文說文在屋曰囪此車兩旁開蔥正義古音囪讀若蔥鮑照翫月詩玉鉤隔瑣囪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陶潛詩有酒有酒閒飲東囪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是六朝人猶讀囪爲蔥孔氏謂兩旁開蔥蔥中竪木謂之靈如孔言是靈卽櫺之古文說文云櫺楯閒子也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云疏門曰櫺文選游天台山賦彤雲斐斐以翼櫺注窗閒子也是蔥閒施櫺故曰蔥靈矣靈又通軨文選四十八注引尚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注如今窗車也李尤小車銘軨之嘯虛疎達開通是也

晢幘而衣貍製　服曰貍製貍裘也詩七月疏案正義曰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貍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詩羔羊素絲五緎毓曰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禮記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伐夷儀是周正之秋未寒而衣裘者正義曰哀二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

時所需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徹無存者以五家免　服曰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爲齊有故齊得優其爲役也本疏

案免卽復除後漢光武紀注復謂除其賦役也正義曰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役事云齊得優其爲役者詩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寬其爲役猶今世云優免矣夷儀時爲齊有故齊得以此令之

十年經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服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孔子世家注

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　服曰東海祝其縣是也齊世家注地

二名水經淮水注

案云東海祝其縣本漢書地理志文也云地二名者釋例云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卽氏之比是也此經云夾谷傳以夾谷卽祝其故曰會于祝其實夾谷明地二名故服云然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賈曰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本疏

案以三百乘從齊師則受齊役也盟辭如此經故諱而不書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服曰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鼓鐘疏

案饗禮今亡上云齊侯享之而此云犧象則享禮有犧尊象尊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故得備犧象也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注獻讀爲犧犧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詩鼓鐘鼓鐘將將淮水湯湯箋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是鄭以鼓鐘爲嘉樂也服與之同詩云鼓鐘傳謂其淫樂是以鼓爲擊而服兼言鐘鼓者關雎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是嘉樂鐘鼓備也

十二年　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曰仲由子路魯世家注三都三家之邑也孔子世家注

案史記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服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孔子世家注

案論語公曰告夫三子集解引孔曰謂三卿也是季孟叔時稱三子

入及公側　服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同上

案人卽上文費人也時公登武子之臺故曰入及公之臺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項下伐之　服曰申句須樂項魯大夫同上

公斂處父　服曰成宰也同上

案禮記禮器子路爲季氏宰注宰治邑吏也時公斂處父治成邑故曰成宰

十三年傳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服曰往年趙鞅圍衞衞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趙世家注

案十年傳趙鞅圍衞報夷儀也衞貢當在此時晉陽趙鞅邑

歸告其父兄　服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同上

案儀禮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諸父諸兄是諸父兄亦稱父兄云邯鄲中長老者國語晉語讓父兄也注父兄長老也方言六凡尊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是長老亦得稱父兄也服故兼言之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服曰稷午子同上

案趙午卽邯鄲午世封邯鄲故稱邯鄲其氏則趙也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　服曰范氏之側室子同上

案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言穿爲側室子也

梁嬰父嬖于知文子　賈曰梁嬰父晉大夫也同上

今三臣始禍　賈曰范中行趙也同上

韓魏以趙氏爲請　服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同上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檇李　賈曰檇李越地吳世家注

案吳越春秋云吳王夫差增越封西至於醉李似敗吳時尚爲吳地杜氏通典云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於檇李故賈云越地今嘉興府治南七里地名國界相傳爲

吳越公界處也則檇李亦有越地故賈云然吳越春秋所言當
謂吳界內之地名檇李者亦以畀越也

傳使死士　賈曰死士死罪人也同上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　賈曰南子宋女衛世家注服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本疏

案子是宋姓故知南子爲宋女也時齊宋會洮衛侯以宋公在

洮亦往會之不書者以召宋朝是私事故不告正義曰此會于
洮還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衛爲夫人
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過宋野已隔此語故又
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而被譏也

宋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爲會方始召之直
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衛乎服不達此勢
愚之甚也孔氏規服如是今知不然者以會于洮若不定爲宋
衛則三字爲贅若云以齊宋會洮衛太子就往獻盂因書曰會
于洮則從無兩君盟會之時忽雜以他國獻地之事若謂追言
衛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在遠年則其上當如傳例加初以別之
若謂欲說過宋野因記會于洮時則當如傳例云會于洮之月
云會于洮明是上屬云召宋朝明是齊宋會洮之時衛侯所往
會者宋公矣故傳不必再書國名而其事自見也至孔云朝是
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按傳於各國公子或往仕或來奔皆

書其故可見名在屬籍不輕於往來也宋之公子而謂衛侯欲召則召於理尤未順也

謂戲陽速曰　賈曰戲陽速太子家臣衛世家注

案速史記作遬云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云徒是太子家臣也

十五年經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賈曰欲救宋蓋恤鄰也公羊本疏

案傳云謀救宋也以鄭罕達伐宋故周禮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注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

哀公

元年傳使彊于江汝之閒而還　服曰蔡使楚進彊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閒本疏

案故江國文四年楚人所滅者水經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注引應劭曰故江國昭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是爲平侯地理志新蔡注蔡平侯自蔡徙此水經汝水注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地理志定陵注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是江

在安陽爲淮水之旁蔡徙新蔡屬汝水之末時蔡賂楚地使之進疆蓋過江國故界逼汝尾故曰江汝之間蔡既失國都故下文云蔡於是乎請遷於吳言又由新蔡而退徙州來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賈曰夫椒越地吳世家注

案杜云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通典云包山一名夫椒山卽西洞庭山也在太湖中左思吳都賦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卽此山據此似夫椒爲吳地越語云句踐之地西至於姑蔑韋昭云今太湖是也則夫椒在太湖中或此時本爲越地也然檇李已爲吳越分界不得更至太湖哀十三年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杜云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則非太湖也吳語云句踐起師逆之江當是今之錢塘江也傳云保于會稽卽今之稽山則夫椒爲近江之地故越敗之後卽得退保會稽也

賈云越地當得其實

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服曰行成求成也同上

案詩緜虞芮質厥成傳云成平也求成言求平也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賈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夏后相也同上○本疏引夏后相云云同惟拘字誤作曰

案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因羿室生澆處澆于過是過爲澆所國也斟灌斟尋夏同

姓者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有斟尋氏斟氏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注引應劭曰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又壽光注引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又斟班氏自注云故國禹後水經巨洋水篇注云濊水北逕斟亭西北合白狼水接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是京氏以斟國爲斟尋非平壽矣其爲禹後則同是二氏夏同姓矣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者巨洋水篇注引汲冢書云相居斟灌與賈說同是賈及見古籍因以爲據也又引皇甫謐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諸侯於斟尋氏是斟尋亦相所依故過澆滅斟尋氏云故因殺夏后相者上文殺斟灌氏相

國於是因亦殺之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賈曰緡有仍之姓也有仍國名后緡之家服曰少康后緡遺腹子　同上

案緡爲有仍之姓者以女子必繫父族之姓云后緡猶太任邑姜也知后緡爲有仍女者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然則謂嫁曰歸歸宗者亦曰歸傳稱歸于有仍是有仍爲后緡家也少康爲遺腹子者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是君薨而生者爲遺腹子今后相已殺故少康爲遺腹子也

逃奔有虞　賈曰有虞帝舜之後　同上

案史記五帝紀帝舜爲有虞又云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是舜後子孫國號亦不改也故魯語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云宗舜是在舜後云有虞氏則舜後子孫國名亦稱虞也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賈曰綸虞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同上

案少康爲虞庖正則綸是虞邑故得與之漢書地理志梁國有虞縣續漢郡國志梁國虞有綸城注云少康邑方十里爲成司馬法文五百人爲旅司馬序官文詩信南山箋云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若然甸成之制禹已經畫故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後鄭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以收夏眾撫其官職　服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眾撫修夏之故官憲典　同上

案云因此基業者言因綸之田眾也云稍收取夏遺民餘眾者襄四年傳靡自有南氏收二國之燼是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太宰注典常也經也法也謂修夏之舊司常濛也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服曰以鯀配天也賈曰物職也　同上

案云以緜配天者禮記祭法云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緜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既於郊祀以稷配天則禮曰郊緜亦必配天明矣云物職者廣雅釋詁職業也言不失舊業也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服曰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本疏

案服所云約越語文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服曰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本疏

案若簞醪注流者黃石公記云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眾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服援以比分熟食之意

二年經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服曰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本疏

案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三子同伐邾及此盟獨有二子無季孫是季孫不與盟也當由敵服故季孫先歸耳

傳子南僕　賈曰僕御也衛世家注

鄫不足以辱社稷　服曰鄫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污辱社稷衛世

家注　三揖在下　服曰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本疏　案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特揖一一揖之旅眾也大夫爵同者眾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遂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故服云三揖卿大夫士也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司儀文服引之者言王有此三等揖諸侯於卿大夫士亦得同之

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　服曰衰絰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同上

志父無罪　服曰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釋文○本疏作後得歸改名志父釋文既復更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釋文

案趙鞅入晉陽以叛在定十三年諸侯之策列國史也文十五年傳云名在諸侯之策是也云書晉趙鞅叛者謂列國之史據晉告書也後得歸者定十三年經書晉趙鞅歸于晉是也其改名志父者以諸侯之策書叛恥其惡名故更之春秋仍舊書趙鞅者以此年經書趙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故云正義曰楚公子圍弒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虔公子棄疾殺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

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
趙鞅名告故書鞅也按孔氏之言是也鞅之改名祇自諱耳傳
記他人猶稱其舊名不獨國家也故下文蒯聵之禱曰使鞅討
之十七年傳稱晉趙鞅使告於衛至其敘鞅之言則曰君之在
晉也志父爲主可證傳記及他人均不稱其改名也

郵無卹御簡子　服曰王良也本疏

案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王良是簡子御者此
無卹亦御簡子故知爲王良也恭冕謹案下文稱郵良可證

二經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服曰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本疏

案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休注云據雉門及兩觀親過
高祖親疏適等服意亦以文與雉門兩觀言及者異取公羊爲
說以桓僖皆當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不言及以別之禮記
祭法云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
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若然則五
廟外皆所當毀故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卽當毀
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皆迭毀者也

傳命藏象魏　服曰象魏闕也法令懸之朝謂其書爲象魏御覽一百七十九

案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

云象魏闕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禮記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出遊于觀之上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設兩觀莊二十一年傳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桓三年穀梁傳云不出闕門呂覽仲冬云塗闕庭門閭是也亦謂之魏闕呂覽審爲云心居乎魏闕之下注魏魏高大故曰魏闕淮南本經云魏闕之高注門闕高崇嵬嵬然故曰魏闕然則本名爲觀爲闕賈公彥云周公謂之象魏其名象魏者太宰縣治象夏官縣政象秋官縣刑象是象法令之書之名以此是懸法令之地巍然高大故曰象魏矣書祇名象而曰象魏以治政等象懸於

魏闕故名其書亦曰象魏也正義曰彼言朝日懸之十日卽斂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懸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服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本疏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孔子世家注

案季氏出桓公者季友爲桓公子出桓公猶言生自桓公也莊三十二年傳云立叔孫氏是卿大夫得氏者爲立矣季友事僖公僖十六年經書公子季友卒劉炫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

生賜族故云僖公所立季氏世專國政顧其私恩故桓僖之廟當毀不毀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愚謂聖人與天合德故知之也

召正常　服曰召而問兒死意本疏

案上文云則或殺之矣乃討之不知所殺之人故云或說文云討治也正常既告而奔視之則已殺矣當時治此事者不能不問正常也故召之

四年傳襲梁及霍　服曰梁霍周南鄙也水經汝水注

案水經汝水注云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遷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其水東北流遷霍陽聚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得霍陽山水又遷梁城西按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矣若然梁是周之南鄙小邑霍卽霍陽聚也以霍陽山得名汝水注又引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注引應劭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有霍陽山注引傳云襲梁及霍

五年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服曰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御覽一百四十七

案云昭七年燕人所歸者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經已暨

齊平服氏用許惠卿說謂燕與齊平既平之後得爲婚姻故以燕姬爲此年歸也不成爲未冠者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故未冠爲不成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服曰諸子庶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淖子人所納女荼安孺子　同上

案諸子爲庶公子者周禮宮正疏云諸庶一也於諸侯即爲庶子於天子則爲諸子此貫以對文故分天子諸侯其實散文諸侯之子亦稱諸子如天子之適子稱太子　王制云王太子經書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　曲禮云卿大夫之子不敢與公世子同名　傳於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左太子世子名稱不定太子

世子無定名知諸子庶子亦無定名也諸庶也曲禮諸母不漱裳鄭曰諸母庶母也鬻姒史記齊世家作芮姬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故服曰景公妾也淖于人所納女者晏子內篇諫上云淖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史記曰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晏安通也

諸大夫恐其爲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服曰爲子爲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年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　同上

案今本作恐其爲太子也服本無太字故云爲子爲太子也古者稱繼儲者爲子故子南爲靈公子而公謂之曰余無子將立

女者也云荼少故恐立之者晏子內篇諫上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史記云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故服釋齒長爲年長一旦不諱者史記商君傳云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後漢書桓榮傳云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服曰言二三子閒於鄰國憂虞則疾疢在其閒今無疾疢何爲不自謀身樂何憂無君乎同上

案閒釋文云又音閒厠之閒言二三子厠於敵國外患則可憂

可虞以爲疾疢今無此患則當謀樂何必爲此遠慮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服曰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昭子高嫚之子高張也同上

案國景卽國弱成十八年傳國弱來奔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是也景其謚昭二十九年經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杜云高嫚之子服云高嫚之子當是嫚之訛文御覽轉寫誤耳

寘羣公子於萊　服曰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同上

案云寘置者易坎爻辭寘于叢棘釋文云寘張作置是寘卽置詩卷耳寘彼周行傳亦云寘置也萊齊東鄙邑者漢書地理志東萊郡師古注故萊子國也襄六年齊侯滅萊是萊滅後爲齊

邑定十年傳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正義曰萊東萊黃縣地在東邊又裔不謀夏疏曰萊是東夷其地又遠是萊爲齊東鄙邑也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服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齊世家注

案五公子謂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也遠遷鄙邑謂寘於萊釋名釋喪制云葬不如禮曰埋是埋亦葬也故曰葬埋愍而歌謂憐之也師衆也易師彖辭黨所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是齊人謂所爲黨也小爾雅廣詁之適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乎

十八年傳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服曰圉晏嬰之子同上

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服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楚世家注

案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塗一作壁是閉塗爲築壁壘於往來之道使外人不知王卒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服曰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本疏

案云諸侯皆有太史者書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宣二年傳

晉太史書趙盾弒其君襄二十五年傳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三十年傳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皆有太史之官云主周所賜典籍者昭二年傳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十五年傳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是太史在列國掌周所賜典籍也服欲明周太史之稱故云然也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者以傳云使問則周太史當在周故又引或說也

家注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楚世

案書舜典云望于山川周禮小宗伯四望四類注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按周禮言望主天子言故得遍祭嶽鎮瀆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僖三十一年穀梁傳注引鄭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非其疆界則不祭即服云祀其國中山川者也以爲受王命者封國之初其得祀在其地之山川亦王所命故論語謂顓臾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賈服曰逸書夏桀之時本疏

案以書稱冀方又言乃滅而亡故定爲夏桀時之書晚出古文

輯其辭入五子之歌

八月齊郎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賈曰遣意來召曰月錯誤其說未聞本號

案賈本當無奔字故以意茲之來爲召陽生也史記齊世家云八月齊秉意茲（秉郎田同音）來奔陳僖子（郎乞）敗二相是史遷所采左氏說亦無奔字故以秉意茲與田乞同逐高國杜本有奔字故注云高國黨晉宋以後本皆有奔字故史記集解於秉意茲下引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郎意茲來奔魯云日月錯誤者以經云秋七月楚子軫卒卽繼之曰齊陽生入于齊則陽生似七月入齊而傳於八月始云來召故賈云錯誤然經於冬前惟書七月不見餘月或陽生歸在八九月閒經有闕文未可定也

使毛遷孺子於駘　賈曰齊邑（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或曰在今青州府臨朐縣界

七年傳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賈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吳世家注）

案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掌客又曰上公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幸四牢（飧五牢合幸四牢爲九）侯伯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幸三牢（飧四牢）子男饗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幸二牢（飧三牢）服引此文也

知必危何故不言　服曰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

本疏

案服以此二句合下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皆爲孟孫言孟孫不欲伐邾以子服危將焉保之語爲然云二三子以爲何如欲諸大夫所對與子服言合則季孫意沮矣乃諸大夫阿附季氏反以滅小爲是孟孫因曰諸大夫意中豈不知伐邾必危何故不言可危之狀而反爲是言乎如服所解於文爲便杜以知必危何故不言屬上爲諸大夫言以下二句方是孟孫語而解之曰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解似迂曲

眾君子立於社宮　服曰眾君子諸國君　本疏賈曰社宮社也　曹世家注

案各本皆作諸國君妾耳宋本作妾耳是也疏以服云諸國君爲妾耳然疑服本當無子字故以眾君爲諸國君若有子字服當不如是釋也杜無注史記亦作眾君子或涉彼文而然正義曰不識姓名故唯曰眾君子也若然則曹叔振鐸夢者何以又識之也鄭眾曰社宮中有室屋者

乃背晉而奸宋　賈曰以小加大　同上

案隱三年傳云小加大所謂六逆也曹是小國背晉奸宋是以小加大也

九年傳遏水適火　服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

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本疏

案南方屬火云適火故知兆南行也其所云卜法以五行之象會意當是相傳古法書疏曰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孔氏所云用龜之法與服卜法相同是唐時猶存此法

十年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服曰諸侯相臨之禮吳世家注

案禮記檀弓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異姓諸侯有朋友之誼故曰友邦其相臨之禮若在國亦當哭諸寢門之外今在師故哭於軍門之外

侵及賴　服曰賴齊邑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濟南府治東近章丘縣界有賴亭

十一年傳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賈曰虞殯遣殯歌詩本疏

案正義曰禮啟殯而葬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其有顚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服曰顚隕也

越墜也顚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 失世家注

案離騷云厥首用夫顚隕王逸注自上下曰顚易雜卦傳云大過顚也虞注顚殞也說文隕從高下也越爲墜者禮記緇衣云毋越厥命以自覆也注越之言蹶也楚辭惜誦云行不羣以顚越兮注成二年傳越于車下注並云墜也不共爲無道者共與恭通書堯典允恭克讓鄭注云不懈於位曰恭周語云夙夜恭也注夙夜敬事曰恭周書謚法解云尊賢敬讓曰恭無此則無道矣故不共爲無道劇說文劇之或字廣雅釋詁云劇斷也十五年傳以戈擊之斷纓史記作割纓是割亦斷也殄者爾雅釋詁云絕也言有隕墜先緒而無道者當割絕之勿使有遺種也

屬其子於鮑氏 服曰鮑氏齊大夫 同上

便賜之屬鏤以死 服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 同上

案史記吳世家及伍子胥傳並云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是屬鏤劍名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曰自刻曰刎又二十五引字畧曰斷首曰刎刎割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服曰文子衛卿也孔子世家注

胡簋之事 賈服曰夏曰胡周曰簋 本疏○疏止引夏曰瑚一句賈服故疏云杜亦同之 然杜注夏曰胡周曰簋卽本

案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胡卽瑚之省文韓敕碑云胡輩器用胡輩卽瑚璉據明堂位文則當云

夏曰璉然論語集解引包注明堂位疏引論語注並云夏曰瑚
與賈服同疑記文本云夏之四瑚殷之六璉今作夏璉殷瑚者
互倒耳皇侃疏以鄭注論語爲誤則六朝以來已曰四璉六瑚
矣惟瑚屬夏璉屬殷故夫子順以舉之曰瑚璉也簋說文云黍
稷方器也

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　服曰烏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孔子世家注）

季孫欲以田賦　賈曰欲令一井之閒出一匹之稅井別出馬一
匹牛三頭本疏

案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司馬法云四
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謂之匹馬丘牛云一井之閒出一
丘之稅者魯語云季康子欲以田賦仲尼曰先王制土其歲收
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仲尼惟言一井所出則此
云田賦者謂用一井之田賦耳小司徒後鄭注云賦謂出車徒
給繇役也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通卽周禮之匹是出
賦從匹爲始今於一井之田而定爲賦是以一匹之供令一井
出之矣韋昭云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
從夫井起故云井耳

十二年經公會吳于橐皐　服曰橐皐地名也（吳世家注）

案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橐皐注引孟康曰音拓姑顧氏棟高曰
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皐橐訛爲拓又訛爲柘今廬州府

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

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賈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本疏

案經書孟子傳者恐後人知宋是子姓誤以爲宋女曰不書姓明經云孟子子非夫人之姓賈體會傳意以孟是長女亦稱子故云若吳之長女也釋經書孟子之意如此非以子爲姓也

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賈曰尋溫也論語爲政疏服曰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也儀禮有司徹疏

案儀禮有司徹云乃祭尸俎注祭溫也古文祭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禮郊特牲血腥爨祭注爨或爲燖是燖是尋是溫者與賈說同寒爲歇者對燖而言火熄則寒故寒爲歇云寒而歇者猶云火歇而寒也

侯伯致禮地主歸饔餼　服曰致賓禮於地主本疏

案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然則服云致禮於地主者言侯伯既爲盟主則地主亦在賓列當致賓禮也賓禮者正義曰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

爲燖是燖爨一字皆溫也今傳作尋古文也中庸溫故而知新鄭云讀如燖溫之溫是尋爲溫也又說文云燖繹理也繹有重義故爾雅曰繹又祭也服謂尋之言重是以尋爲燖也其曰溫者與賈說同寒爲歇者對燖而言火熄則寒故寒爲歇云寒而歇者猶云火歇而寒也

侯伯致禮地主歸饔餼　服曰致賓禮於地主本疏

案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然則服云致禮於地主者言侯伯既爲盟主則地主亦在賓列當致賓禮也賓禮者正義曰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

十三年 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　賈曰惡其聞諸侯服曰以絕口（吳世家注）

案云惡其聞諸侯者惡諸侯知其敗信不能終會故惡其聞於諸侯也云以絕口者猶今人言滅口矣

乃先晉人　賈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同上）外吳

案外傳者國語也吳語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此云先晉人與外傳異賈以外傳來之列國所紀敘事雖有曲筆而盟歃先後不容妄說至魯叟公書其事宜其移易以示抑揚以晉侯讓故先書晉且復外吳示華夷之別傳因而實之下文子服景伯稱吳爲伯又曰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又曰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明是吳人先歃故稱吳爲伯（恭冕謹案乃先晉人文承司馬寅說之後則先晉人也內外傳義同注家始謂有異耳）

十四年 經春西狩獲麟　賈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本疏書稱鳳凰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來也）服曰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本疏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又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詩麟趾疏性作禮）仁則鳳凰來儀（禮記禮運疏）　賈服曰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本疏序疏引作孔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

故有麟應而至

案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郎禚皆書地名此既狩于大野亦當書地而云西狩者明夫子道繫西周故麟自西得也道繫周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是修春秋以文武爲憲者也書稱鳳凰來儀者皐陶謨文自外謂之來如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是也今麟不言來明非外來也禮運疏引異義云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服以麟爲中央獸不從陳說而以吾立言之說解西狩故曰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也又異義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公羊疏

曰春秋說麟生於火遊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案鄭謂緯爲說則左氏說卽春秋緯而服用之說麟所屬之位先儒各就意解故異義又曰公羊說麟木精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愼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鄭駁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是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無近誣乎按鄭此駁以許引禮運不合禮運四靈有麟無虎記禮者以意自配麟爲西方許引禮運之下而云西方虎則爲贅詞云中央麟則爲移置故鄭駁之若以五行言之則曲禮曰前朱鳥

而後元武前後鄙南北朱鳥鳳屬元武宿有龜考工記云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注營室元武宿左青龍而右白虎左右鄙東西水火金木各有所屬中央土則以麟配之是也詩麟趾傳云麟信而應禮褒云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信屬土鄭不異毛說則亦以麟爲土獸矣土爲信者白虎通情性篇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是土爲信矣云信爲禮之子者又五行篇云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是木生火等輩爲母生子也又情性篇云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若然土爲信火爲禮火生土故云信爲禮之

子云修毋致子者昭二十九年傳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此漢儒本左氏說義推修母致子之法服亦同之書洪範疏引鄭云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漢書天文志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南方夏火禮也視也西方秋金義也言也北方冬水知也聽也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若然則視明禮修而麟至者火修致土也思睿信

立而白虎擾者土修致金也言從又成而神龜在沼者金修致
水也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者水修致木也貌恭性成則鳳凰
來儀者木修致火也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考正禮樂修春秋
約以周禮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追迹三代之禮論語云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史記又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是也
三年文成致麟者自十一年至此爲三年文成致麟謂修禮致
麟麟感母修故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賈曰此下弟子所記本疏服曰春秋終於獲
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
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　春秋序疏

案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經更有此下者弟子欲
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經也故賈於此別
之明此下非仲尼修矣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者襄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
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傳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
出春秋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今射以句繹來奔與三叛同若
獲麟以下仍是孔子所修則彼傳亦當舉之不舉者足證此下
至仲尼卒是弟子所記

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賈曰陳氏邑也齊世家注

案惠氏棟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

从人說文作郑並音舒戰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勝于徐州
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按徐舒古字通

傳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服曰大野藪名魯
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孔子世家注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
本疏○史記索隱引子姓

案爾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其藪夏屬徐州禹貢徐州云大
野既豬周屬兗州周禮職方云其澤藪曰大野與爾雅合是大
野爲藪名云魯田圃之常處者詩大叔于田釋文引韓詩傳云
禽獸居之曰藪田者大司馬云遂以蒐田遂以苗田是也圃者
車攻詩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韓詩作圃是田狩之地亦曰圃

故圃田爲鄭藪今大野是魯藪也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
也者漢書地理志山陽郡鉅野縣垈注云大垈澤在北兗州藪水經
濟水注引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
故城正在澤中今曹州府鉅野縣之西有鉅野故城車車士微
者謂叔孫氏之御車者家語作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
卽本服說注云車士將車者也子鉏商服以子爲姓鉏商爲名
王肅家語注同杜以車子連文云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爲不祥　服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孔子世家注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服曰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
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同上

案公羊傳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螺蟲冬踊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按何氏以讖緯釋經直以麟爲劉氏來其說荒誕服故顯異之曰明麟爲仲尼至也正義駁之曰服以仲尼名之卽云

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愼之矢季氏之羵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按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椰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詩麟趾疏引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子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詩釋文云麟瑞獸也草木疏云麏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白虎通封禪篇云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若然則麟非無故而至今周衰魯微麟不當至而至說公羊者假以貢媚漢氏說愈

不經服以修母致子明麟之至實爲孔子庶非矯誣孔氏不達此旨乃援防風之骨肅愼之矢以相稱難豈朽骨古矢亦如麟之應瑞而至乎斯不倫矣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賈曰闕止子我也（齊世家注）

案田敬仲世家曰子我者監（監一作闕）止之宗人也史遷采他說不足據

諸御鞅言於公　賈曰鞅齊大夫也（同上）

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遣之潘沐備酒肉焉　服曰夕省事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陳逆詐病而遣也（同上）

案成十二年傳云朝而不夕昭十二年傳云右尹子革夕魯語云卿大夫夕序其業卽省事子我因省事而當入告故暮見於君也田敬仲世家云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是陳氏謀有齊國久矣爾雅釋詁云詐僞也內則云其閒面垢煙潘請瞺使逆僞病不能櫛沐則面垢易生因遺之潘沐也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服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長之家（同上）

案陳宗宗長之家者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士昏

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注宗子者適長子也然則宗長之家謂陳氏繼別之家正義謂指陳成子也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　賈曰豹陳氏族也公孫齊大夫也同上

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　服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違者不從子我者同上

案言於陳氏疏遠明已不當立也云不從子我者不過數人蓋懼其盡逐也此見陳宗之和故許豹以位而對者如此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服曰彼謂闕止也子謂陳常也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同上

案周禮司戈盾云及舍注舍止也故以舍於公宮爲止於公宮後漢光武紀注閒謀也謂伺候閒隙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服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閽豎以兵禦陳氏同上

案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邱子繫茲芒子盈惠子得連成子爲兄弟八人八人四乘則知二人共一乘也子我在幄本在門內以成子兄弟至出逆之則在門外成子輩見其出遂馳突而入反閉子我於門外故不得入侍人爲閽豎者周官序官寺人注寺之言侍也是侍人卽寺

人又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是奄豎之類
故曰奄豎月令仲冬云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注奄尹主領奄
豎之官也是內宮門閭奄豎掌之今見陳氏閉門故以兵禦史
記云宦者樂之是也杜云子我侍人失之
子行殺侍人　服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同上
案子行在公宮爲內應故得自內而殺侍人也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　服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
此臺欲徙公令居寢也同上
太史子餘　服曰齊大夫同上
聞公猶怒將出　服曰出奔也同上

案成子曰何所無君是欲奔異國之辭
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服曰陳宗先祖鬼神也本疏
案祭法注祖宗通言耳然則曰陳宗者卽云陳之先祖也云鬼
神者連文耳正義曰此稱有如陳宗猶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
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此亦然也
屬徒攻閽與大門　服曰屬徒會徒衆宮中之門曰閽大門公門
也齊世家注
案屬爲會者齊語兵車之屬三注屬亦會也大司馬屬其植司
農注屬聚會之也云大門公門者謂宮之正門聘禮曰公出送
賓及大門內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成十年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是舍寢門外凡庫雉路皆得爲大門也

適豐邱　賈曰豐邱陳氏邑也　同上

殺諸郭關　賈曰齊關名　同上

將殺大陸子方　服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　同上

案下文東郭賈奔衛故知卽子方也

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　服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　同上

十五年傳將以尸入　服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本疏

案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曲禮文彼注云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正義曰在牀曰尸者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地氣絕更還牀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在棺曰柩者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也不復變色然尸柩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舉尸在爲柩也春秋左氏傳贈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

書祔五百　服曰書籍也　孔子世家注

案書籍者謂以社數書于策也荀子榮辱循法則度量形辟圖籍注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今人言戶籍籍貫矣

舍於孔氏之外圃　服曰圃園　衛世家注

案太宰嚭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折柳樊圃傳

圃菜園也

二人蒙衣而入　服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同上

案知婦人之服者下云以姻妾告故知爲婦人服也內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故知以巾蒙其頭也

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　服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賈曰昏姻家妾也同上

案婚姻家妾者爾雅釋親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說文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婚婦家也禮娶女以昏時婦人陰故曰婚釋親又曰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故文每多連舉

我行其野詩云婚姻之故士昏禮云某以得爲外婚姻晉語云納女工妾三十人注妾給使者是姻妾爲婚姻給使之人也

遂入適伯姬氏　服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同上

孔伯姬杖戈而先　服曰先至孔悝所同上

太子與五人介與貑從之　賈曰介被甲也與貑豚欲以盟同上

案周禮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注介被甲說文貑牡豕也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貑其子或謂之豚是貑豚皆豕也故謂貑爲豚與貑欲與孔悝盟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十七年傳曰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若然則諸侯盟用牛而此以貑何人斯疏引鄭駁異義

盟者人君用牛伯姬孔悝以叚下人君耳詩疏耳作牲誤校勘記未及檢今從本傳疏改

遂刼以登臺　服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同上

案定四年傳郤子在門臺然則衛臺當卽門臺故得以召羣臣

聞亂使告季子　服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同上

案弟子列傳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此服所本

召護駕乘車　服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同上

案傳作召獲此依史記作護或服杜本不同也攷工記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兵車革路也乘車

玉路金路象路也巾車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注卽戎謂兵事若然欲有兵事當乘兵車今駕乘車其不拒父明矣輒蒯聵子故曰拒父

行爵食矣　服曰欒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矣同上

案上云欒甯將飲酒則未行爵云矣未熟則未食矣也及告季路後矣已熟乃飲酒食矣服以欒甯行爵食矣隔召護駕乘車一語故指明之

奉衛侯輒來奔　服曰召護奉衛侯同上

案召護將奉衛侯出故駕乘車又中隔行爵食矣一語恐後人迷懵故明言曰召護奉衛侯正義曰此句顚倒辭義不允若倒

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蒸冤謹案傳文當是
亦與召獲同奉衞侯　梁簡行爵食炙既畢
來奔未必句有顚倒
李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賈曰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
出奔同
上
案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
弗及不踐其難　賈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同
上
案說文踐履也
食焉不辟其難　服曰言食俸祿之祿欲救俸之難此明其不死國
也同
上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　服曰公孫敢衞大夫言輒已出無爲

使人同
上
石乞盂黶敵子路　服曰二子荆瞶之臣敵當也同
上
案敵當釋詁文
君子死冠不免　服曰不使冠在地同
上
案曲禮曰冠毋免注免去也兵死則身踣不結纓則冠去委地
矣故以不免爲不使在地
丁六年傳稱一人非名也　服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世家注○冊府元龜七百九十六
案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
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正義曰自謂予一

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自謙損白虎通云王自
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才能當一人耳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
內所共尊者一人耳若然一人惟天子得稱之若諸侯則曰寡
人曰孤曰不穀不能以一人爲名也

便處吳境爲白公　服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楚世家注

案楚世家云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伍子胥傳遂召勝使居楚
之邊邑鄢號爲白公史遷以白公非因封邑得稱矣然巢鄢互
異且是時巢已入吳不得以封則遷說非也通考以吳人伐慎
白公敗之謂慎爲勝封邑亦誤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

亭是則白是楚邑勝稱白公當封此故服云白邑名楚邑大夫
皆稱公如申公息公是也

請以戰備獻　服曰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疏

案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于祖隱五年傳
入而振旅杜云整眾而還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振旅愷以入于
晉獻俘授馘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陳眾
獻捷軍旅之常若邊境小捷非國大勝不必依此禮也今白公
爲此請者蓋藉整旅之意以與吳戰時所俘獻捷得以爲亂故
知戰備爲陳士卒甲兵也正義駁服云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
宮人情所不許按服云與吳戰時所入謂所得吳俘也並無入

王宮之文孔氏增成其說以相詰難非允論也

而以王如高府　賈曰高府府名楚世家注

案說文府文書藏也府本以藏文書引伸之凡物所聚皆曰府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府文書財物藏也曲禮在府言府謂寶藏貨賄之處此高府亦當是藏物處猶魯府名長府也周禮太宰以八濛治官府注百官所居曰府非此府也

以如昭夫人之宮　服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同上

案六年傳昭王卒于城父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故云惠王母越女也

十七年傳紫衣狐裘　賈曰紫衣君服本疏

案正義曰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良夫不合服之玉藻云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鄭元云蓋僭朱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紫衣爲良夫之罪明紫是君服良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也國子實執齊柄　服曰秉權柄也史記索隱二十

案陳樹華云索隱引柄作秉又引服虔云秉權柄也是服本作秉按爾雅釋詁秉執也傳云執齊柄服自以秉釋執非服本作秉索隱是涉服注而誤亦非以柄爲秉也陳說非

如魚竢尾　賈曰竢赤色魚勞則尾赤本疏

案攷工記鍾氏注引爾雅再染謂之竁釋文竁本又作經亦作
赬今爾雅作赬說文經赤色也从赤巠聲詩曰魴魚經尾赬經
或从貞赬或从丁涇經棠棗之汁汪涇或从正然則經正字赬
或字竁又从汪變也今詩作魴魚赬尾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賈本毛傳詩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
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
羊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衛侯淫縱不回者此自魴魚尾本
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
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然則賈服同詩疏引鄭眾魚肥而
尾赤今傳疏引鄭云魚勞則尾赤勞字誤當作肥

衡流而方羊裔焉　賈曰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本
疏

案衡流爲橫流者攷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也方羊詩
疏引傳作彷徉史記吳王濞傳彷徉天下漢書作方洋是方羊
與彷徉同離騷聊須臾以相羊王逸注須臾相羊皆游也故鄭
眾以相羊爲遊戲楚詞招魂彷徉無所倚王逸注言欲彷徉東
西無人可依莊子逍遙遊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崔本作方羊
廣雅釋訓彷徉徙倚也東西徙倚是不能自安之貌故賈曰不
能自安也裔廣雅釋言邊也以繇言魚狀知其彷徉者爲水邊
矣

見戎州　賈曰戎州戎人之邑衛世家注

立公子起　服曰起靈公子　同上

（二十年）傳請使吳王居甬東　賈曰越東鄙甬江東也　吳世家注

案吳語云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韋昭曰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其地又在甬江之東韋云海中洲卽舟山今爲定海縣地理志會稽郡句章自注渠水東入海渠水當卽甬江越語云東至于鄞句章之東與鄞相近是爲越之東鄙顧氏棟高說句章卽句無案越語云南至于句無注今諸暨有句無亭地理志句章諸暨兩縣顧氏合爲一誤也

（二十四年）傳是邁言也　服曰僞不信言也　釋文

案陳氏樹華云說文引春秋傳曰嘏言疑卽此邁言錢氏大昕云杜云邁過也釋文邁戶快反與嘏音何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嘏譌二字嘏訓高氣多言譌訓譌譌又訓誇大徐本作誇譌也誇譌義較過尤長然則嘏言卽邁言亦可爲譌言也按錢氏說是也說文譌譌也譌又作訛云俗譌从忘訛卽訛之異文說文云訛夢言也釋文云字林作邁云夢言意不慧也惟邁本是譌譌訓譌譌訛同故字林以說文釋訛之夢言轉以釋邁也嘏是誇譌故服云僞不信言也

（二十五年）傳衞侯出奔宋　服曰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　本疏

案下文云拳彌曰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是衞侯

實適城鉏未嘗奔宋此云奔宋故云其說未聞杜云城鉏近宋
邑宋南近越轉相鉤牽正義曰蓋衛侯出近宋境似欲奔宋衛
人以奔宋告也

（二十七年）傳故君臣多閒　賈曰閒隙也魯世家注

公遊于陵坂　服曰陵坂地名同上

右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嘉興李次白先生所著也先生生於乾隆癸卯多見當時耆舊嘉慶戊午洪稚存太史至嘉興先生年甫十六聆其緒論即深企慕如昨日之語自注戊午歲遇先生攬青閣詩鈔卷上洪稚存先生建言詩有鴛水聽詩題洪稚存太史集後云龍頭何幸返家山自注先生於馮七硯觀察橫經書舍卷下過先生爲吳中後七子之甲戊乙亥間謁孫淵如通奉於江甯事以師禮淵如夫子五冠詩鈔卷下孫祉園落成恭賦云多感師門隣立雪入園先許醉顏酡自注甲戌臘月二十七日師招陶山曼迦諸君子宴集園亭德亦與焉時園未落成爲題山館樂神圖詩鈔卷下臘月十九日爲蘇文忠公生日題淵如師山館樂神圖後序云同人集五畝園作會即用集中游蔣山韻問年記亥當丙子公生之前一　故詩古文詞大率與孫洪相近而遂於春秋左氏亦復相同太史左傳詁一書久已傳播通奉春秋

集證亦有功經學之書其凡例云春秋事迹見於諸子百家者甚多皆三傳所無此編網羅放失舊聞竊附史學之後不爲解經而作故事迹詳而議論不錄然證佐集而事迹彰則得失是非無難立判不待多採議論而褒貶之義自明雖僅自附於史學而其有功於經術也大矣雖未刊行而稿本已具咸豐庚申閏三月毓崧寓居東臺杜小舫方伯時官泰州分轉客有攜春秋集證稿本來售者自隱公至莊公共抄本四冊自閔公以下闕尚有二十五冊因價昂未購其書未署撰人姓名檢其凡例二紙係用十三行墨板印格中縫有平津館三字平津館係通奉齋名又檢第四冊莊公三十二年案語內引家侍御之名通奉冶城遺集內題家頤谷侍御深柳堂圖詩有天與吾家難王肅之句此稿改家爲孫者蓋用鄭康成注周禮稱鄭大夫鄭司農之例足證其爲通奉之書矣前四冊初校在辛未通奉自德州引疾還江甯即在是年四冊之末皆書辛峯初校據通奉年譜是年官山東督糧道三月督運五月回至德州七月引疾重九前一日抵金陵自五冊以下是否寫定於辛未以前抑或告成於壬申以後非懸揣所能知通奉年譜

辛未以前常州張氏紹南所撰壬申以後江甯王氏德福續撰皆未言及春秋集證意者作譜之時偶未見其稿歟然通奉於先生既恨相知之晚錢衍石給事李次白墓誌云淵如孫先生僑居金陵賞其詩走與語大驚恨知之晚徐辛菴侍郎李次白傳云時陽湖孫廉使星衍亦僑寓金陵君投以詩百韻即相得甚歡與上下古今窮晝夜不息諒必出其稿以相示況凡例所言欲補輯各門凡例云古人事迹傳聞異辭別作案語折衷其是俟諸子百家輔翼三傳則列國地名人名官名有不盡見於經傳者應別作春秋地名考姓氏表職官表以補前人之闕安知不引以相助錢誌云孫先生善病晚年所著書多付次白爲卒其業是此書緣起實因游通奉之門徐傳云其在金陵時孫廉使輯漢魏之說經君著有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若干卷而編次體裁則與太史爲近書中引用孫說稱爲孫先生卷六僖四年傳昔召康公條卷十六昭九年傳辰在子卯條並引孫先生疏證云云引用洪說稱爲洪氏卷四莊元年傳絕不爲親條九年傳及堂阜而稅之條卷七僖二十六年傳夔子條卷十成十七年傳懼不敢

占也條並引洪氏亮吉云云因有受業未受業之分而宗旨所存則二公皆其生平願學故此書實事求是由古訓以通大義微言凡春秋與周禮表裏左傳與國語公穀異同賈服兩家與經傳子史符合者一一溯其原委自天文五行輿地職官名物度數莫不條分縷析疏通證明至於杜注與賈服相違者正義多曲從杜說則必為之權衡時地揣測事情援古義以表微掃浮詞以解惑不啻發蒙振落摧陷廓清洵可謂左氏之功臣景伯子慎有靈必當引為知己此固由於天資卓犖稽古功深而亦因早見孫洪有以開先路之導也先生重師承而兼隆友誼非道義之友未嘗往來今安徽學使閻學餘姚朱公與先生訂僑札之交結范張之約哲嗣鎮夫隨侍

節署與先生從子少石次孫杏孫聯聲學之蹤紹紀羣之雅世敦古誼久要不忘哀輯先生遺書延寶應劉君叔儉精校付刊屬毓崧作序閻學與先君子已卯同年夙仰光儀未經摳謁遽承委撰不敢固辭爰就先生師友淵源加以申述俾讀其書者知親師取友乃為學之大綱趨嚮端斯經術邃矣若夫搜采之多抉擇之慎考正誤文誤義之精則叔儉序跋言之已備茲不贅焉同治丁卯三月後學儀徵劉毓崧謹序

去歲讀次白先生詩集沈雄超脫兩擅其長集中間有脫落不全處久香閣學命先生令孫廣爲搜羅竟於故紙堆中尋得若干首悉心校對遂成完璧此固劍氣珠光不容泯沒然非閣學之篤念故交則又未必於灰燼之餘尚能掇拾完好如是也和以此悟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如次白先生之詩之卓卓可傳而淹沒於荒寒闃寂之區者不知凡幾而生平所稱莫逆之交往往當時則然沒則已焉求如閣學之用心無間存沒千百中無一二也可慨也

夫時同治丙寅重午後六日武進程兆和謹跋

此書冕前既序之今歲久香閣學取稾本屬重校且爲審定既畢乃復於閣學曰漢儒注左氏者自賈誼始（後漢儒林傳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穎容謝該服虔孔嘉各爲之訓釋而諸家中以賈服爲最備故學者多並稱之（隋書儒林傳傳左氏者甚眾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陸德明經典序錄亦祇列賈服二家注）顧自杜氏集解孔氏疏出而二家遂亡近時金谿王氏（謨）始有輯本次白先生輯此注稍後王氏而搜采較多抉擇尤愼如左傳序疏引賈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此賈氏春秋序文隱十一年夫許太岳之允也疏引賈云四岳官名太岳也主四岳之祭此賈氏周語注文

而王氏以爲左傳注義非也詩南山疏引服云蓋魯桓公之喪從
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二句語氣不接中間當有脫誤而王氏
仍依疏文連引之禮記祭法疏引服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
公於時冠于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服氏此
注祇曾祖之廟曰祧六字餘皆疏引申之語以傳疏及士冠禮疏
證之自見傳疏云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
也　士冠禮疏云服虔注以祧爲曾祖者以其公還及
衛冠于衛成公之廟成公
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而王氏概列爲服注宋本哀七年傳疏
引服云眾君子眾國君妄耳妄耳是孔疏文毛本誤作妄耳而王
氏亦列爲服注非也至其述義援據傳注疏通證明能不失經注
之意而考正誤文誤義如隱八年注先者見獲誤倒於必不往相

救之前僖二十六年注夔楚熊渠之孫孫當作子宣四年注兵車
旁幔輪輪當作轂成十六年注袴而屬于跗袴上當有若字襄二
十七年注楚君楚疑作燕君字下屬昭十三年注鄭伯爵在男畿
爲賈本義男當作南南面之君爲賈或義男當作南句上當依國
語注補或云二字皆誤文之顯然者也桓五年旝動而鼓從杜氏
以旝爲旗不取飛石之說昭八年自幕至于薨瞭從鄭氏幕爲舜
先不取舜後虞思之說十六年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從杜氏爲助
君祭不取孔張先祖配食之說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從杜氏以
楚子爲大夫時往聘蔡不取楚子爲蔡公時之說皆誤義之顯然
者也蓋春秋左氏經傳自

國朝以來爲此學者若顧氏炎武之杜解補正沈氏彤之小疏傳
氏遜惠氏棟馬氏宗璉之補注洪氏亮吉之詁雖昌言古注而遺
略猶多其所發明亦未有能及此書之精博者也先生同時有吳
沈文起儀徵劉孟瞻兩先生皆專治是經傳古注爲杜氏乾沒者
得以眾著於世使及見此書當必推許引爲同志是則先生之學
必能自致不朽而閻學之亟謀剞劂篤念故人於無已者其風誼
又曷可及也同治丙寅十月後學劉恭冕謹跋